

长篇小说

火

上卷

吴宪鸿 著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火（上卷） / 吴宪鸿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张珑道

© 2024 by Xianhong Wu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4年3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74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4933446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4933446

国际标准图书号码 ISBN-13: 978-1-68372-627-2



作者和妻子

作者简介

吴宪鸿，安徽歙县人，1954年出生。高中毕业后回乡当过农民，1977年底参加“文革”后的首届高考，第二年春天即进入高校学习。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县委政研室干部，乡镇领导。爱好文学，创作文艺作品多年，曾发表大量小说、散文、故事、报告文学等作品，获得各级奖项数十次。近十几年来，热衷于徽州地域文学的创作，发表100多万字的“徽州故事”和“徽州风情”散文（在《世界日报》发表100余篇）；出版富含徽州元素的《故园风》、《黑石崖》和《享受阳光》三部小说，都荣获黄山市文学艺术奖。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歙县作家协会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个人辞条被中国小说学会收进其主编的《中国小说家大辞典》。



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火》全景式地展现上世纪“文革”中后期徽州农村的风貌，紧扣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歌颂劳动与劳动人民，赞美传统美德与民间文化，努力还原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场面，肯定知青的自觉锻炼与不懈奋斗的基础上，运用徽州方言，讲述徽州故事、描绘徽州风景、叙写徽州风俗，塑造徽州人物，力求使之成为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徽州地域文学作品。初稿90万字，后修改成55万字。

总共两百多个有名有姓的各类人物；四五十几个常常出现的人物，包括各式各样的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党团员、贫困户、残疾人、砖木工、窑匠、屠户、医生、其他知青、民兵等等；二十几个重点人物，有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县委副书记、公社党委书记（立场坚定，群众意识强），也有靠造反、背诵最高指示起家的大队、生产队领导，有办事比较公道的大队、生产队领导，也有为人奸诈霸道、专为自己儿子打算的基层干部，有一心为集体的老贫农，也有贪小便宜的社员，还有一些性格、表现不一的团员、民兵和社员群众。

以回老家插队的男知青汪嘉伟和中年农妇吴月季为男女主人公，有明暗两条主线。明线是写汪嘉伟虚心接受再教育，刻苦进行劳动锻炼，开展各类青年活动，努力争取入党再被推荐上大学，实现自己的理想；暗线写他由于劳累、迷茫、寂寞乃至苦闷和青春期的萌动，渐渐地迷恋上端庄秀丽的中年妇女吴月季，——吴月季从无比震惊到宽容对待，又从被动接受到暧昧不清，后来主



动帮助他创造条件，使他被推荐上大学。最后，为了汪嘉伟能顺利离开农村，实现进大学的理想，也为了自己的名声，吴月季面对歹徒的威胁，她含恨忍辱被强暴，接着逼迫无奈杀死歹徒，因触犯法律而被抓走，反映了她宽容仁爱，一切从善，为了他人不惜毁灭自己的优良品德。

另外，还有多条虚实不一的支线、细线，如，写汪嘉伟与团员青年合力开展活动及其矛盾，与社员们的友好相处和援手帮助，参与处理社员间的不同纠纷，以及其他回乡知青与他的明争暗斗，等等，用一系列的故事，叙说“文革”中后期农村里多种人物在社会活动，劳动生产，知青生活，爱情婚姻各方面的盼望、追求、奋斗和挣扎，揭示人性的善与恶、形象的美与丑、行为的真与假，在人们身上的矛盾体现和不同变化。各种矛盾掺杂融合，力求上进与异样爱情，知青的成长与劳累困苦，个人理想的追求与其时生活的距离，白天的精神饱满与夜晚的心灵空虚，农村的美丽与落后，文明科学与迷信愚昧，集体的优越性与一些社员生活的贫困，生产队劳动的宏大场面与出工人多的“大呼隆”，农民的传统美德与小生产者的私心杂念，基层干部的艰苦奋斗与腐化堕落，理论的学习掌握与现实的困惑不解，劳动的创造与劳动的快乐，劳动的锻炼与劳动的成果，丰收的喜悦与粮食的欠缺，文化生活的稀少与文体活动的开展，等等，均有不同的描写和表现。

突出两大特色：一是运用徽州方言（本书现在海外出版，只能改动了一些），讲述徽州故事、描绘徽州风景、叙写徽州风俗，力求使之成为一部具有鲜明徽州地域文学的作品。二是根据当时知青的特点，穿插男主人公的日记，多角度反映其的言论与行动、内心与表象、全面与片面、真实与虚幻，力求使故事更真实，情节更生动。

目录（上卷）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41
第四章·····	59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06
第七章·····	132
第八章·····	153
第九章·····	173
第十章·····	193
第十一章·····	216
第十二章·····	236
第十三章·····	258
第十四章·····	279
第十五章·····	302
第十六章·····	326
第十七章·····	345
第十八章·····	366
第十九章·····	385
第二十章·····	407
第二十一章·····	427

目录（下卷）

第二十二章·····	1
第二十三章·····	21
第二十四章·····	44
第二十五章·····	65
第二十六章·····	86
第二十七章·····	106
第二十八章·····	126
第二十九章·····	145
第三十章·····	163
第三十一章·····	183
第三十二章·····	205
第三十三章·····	226
第三十四章·····	250
第三十五章·····	270
第三十六章·····	294
第三十七章·····	315
第三十八章·····	331
第三十九章·····	350
第四十章·····	371
第四十一章·····	391
第四十二章·····	412
第四十三章·····	431



尾 声····· 449

后 记····· 455



怪了，这日夜里，嘉伟迁冷不丁丁，竟然好了吴月季的嘴一下（“好嘴”即“亲嘴”）！

要晓得，嘉伟迁是下乡的知识青年，才二十出头，吴月季则是一个农家中年妇女，都四十多岁啦。

第一章

清新芬芳扑鼻，吴月季艳丽脱俗属那香女
鲜红丰韵迷人，汪嘉伟激情难耐好这美唇

去东乡刚稻来，挑担十几里路，嘉伟迁一身酸痛，饭后就想困一觉。

嘉伟迁大名汪嘉伟，属于汪家的“嘉”字辈。哦，在安徽徽州地区歙县南乡，比如故事中的深渡区徽源公社，特别是小徽山大队这里，老早取名字很讲究。男的，大名一定按辈分来，如吴姓的“士绍永承清，正元光彩奕”，方姓的“仕良廷子尚，世李文光明”，程姓的“应文弘大兆，顺永正立元”，汪姓的“士期应时兴，大廷惟嘉庆”，胡姓的“惟光尚圣佑，元辅德庭文”，潘姓的“文继祖宗本积德，富贵荣华永万年”，等等。而取名，与辈分相连的，都是一些寓意美好的字，这在本书后头可以看出。名字是个符号，可它是人生的开端，承载了上辈人的爱心和感情，寄托着对后辈的希冀与厚望。

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慢慢地有了变化，大多数人家，已不按辈分来给子孙取名，或者按辈分取的名字，只是记载于家谱中，而对外的，则是符合革命形势，响当当的名字。



当然，之上所讲的是男性大名，老早那时候，主要是族谱上写，开祠堂叫，新中国成立之后，是户口登记用，工分簿上写，还有购粮证、结婚证、屠宰税发票、会议录，等等，要用到大名。而平常日子，不少人还有外号。有的人家，心疼小小孩，宝贝一样，就叫名字中的一个字，或重叠叫着一个字，成了小名，那语义亲切，感情深沉，如叫“方李徽”为“徽”，叫汪嘉伟为“伟伟”；有的人家，怕小小孩多灾多病，长不大、长不好，更怕阎王派小鬼，来抓走灵魂，就寄名禅门，藉佛保佑，不但有叫“和尚”的，甚至叫男的为“尼姑”，像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兼民兵营长方李光，从小到大，就被人叫着“尼姑”；有的干脆取贱名，叫阿猫、阿狗、小牛、小马等，像这些动物一样，好养吧。以上几种情况，都是被家里长辈叫出来的。有的外号，是生活中形成的，如，对老年人的尊称，像“老某公”、“老某某”等；对外貌、性格、爱好、身体残缺，甚至某一件事、某一回讲笑嬉，有特点的，也能被叫出外号。

特别要提到的是，多少年来，皖南歙县南乡有个习惯，把教书的，看病的，和搞账一类的文化人，以及一些有威望的乡绅、村官都称为“先生”，如有名气的，则简称为“某某先”。像这时候的潘荣生是大队书记，就叫他“荣生先”；而名气大又年事高的，更尊称为“老某先”，像这合作商店负责人吴清德，本村人，小时候就在这店里学生意，大了给人家管账，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会计，公私合营时当上负责人，人们叫他“清德先”，前几年他过了五十岁，不晓得哪一个顶早开口，叫他“老德先”，也就传开了。

这样，男人的外号有褒有贬，也有中性的。

至于女的，大多带有“英”“红”“花”“香”“娟”“兰”“仙”“娣”“珠”等字。做姑娘的少有外号，难听，不仅她自家不给人家叫，家里



老子姆也反对。姑娘大了要嫁人，给人家叫外号，哪一个都不肯的。在老早，女人出嫁以后，年轻一点的，名字尚有人知道，之后年纪渐大渐老，被人称呼的，便是跟着老公的名字，连缀上嫂、婶、姆、孃等字了，到了顶后，场面上，就是称之“某某氏”了。“孃”字特别讲一下，土话叫“ràng”，跟“娘”的读音不一样，比“姆”、“娘”，还要长一辈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情况改变，嫂孃被叫名字的多了，叫出外号的也有。

嘉伟迁这外号的由来，与其家教和性格有关。多少代来，汪家秉承八字家训，就是“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汪嘉伟开始懂事时，他的爷，多回跟他讲家训，要他这样去做。那内涵，虽不太理解，可他认为，“做善事”跟“学雷锋，做好事”差不多，“无争”是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不要跟人家相争吵架，就是有了矛盾，发生冲突，也让让人家算了。进小学后，他老子，对他进行“三老”教育，要他“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他自然听话，遵照执行。汪嘉伟学习认真，不但语文课文几乎全背下来，连算术的不少段落，也背得滚瓜烂熟，那成绩自然优秀。日日朝朝练毛笔字，他在黄表纸上写，端端正正，一笔都不马虎，小学四年级时，那毛笔字相当不错了。少先队中队长、副大队长，他当了多年。为人老实，工作负责，别的同学们，到他那里背书，错一个字都不行；扫地擦桌，有一点不干净，要人家重来。人家讲他，甚至骂他，他从不回嘴，有时笑了笑了事。这样一来，有同学就送他一个外号，“嘉伟迁”，叫遍全学堂、全村。“迁”，本有迂腐之意，指人拘泥守旧，不合新时尚。而嘉伟迁的“迁”，或太老实，认真负责，不会通融；或一门心思，钻进去，退不出来；或逆来顺受，不跟人家争吵。他之所以这样，恐怕与“与世无争”的家训有关，家族的传承，对他的性格，应该是有影响的。他外出几年念中学，前年回乡插队以后，就是当了大队团支书，还有

不少人这样叫他，他一般不答应，可也不曾反对过。更因出身是中农，成分高点，常有自卑感，想的是，听人家叫吧，不能跟人家争吵，不能得罪任何一个人。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嘉伟迁都跟吴月季在一起，真的很兴奋。想起这一些，他又困不着了。

歙县的土话很有特色，既有古代山民的口语，又有中原地区带来的古汉语，还有邻近的吴越方言的影响，或夹杂在一起，或有了变化。像人称，就富有古义，第一人称叫“印”（áng），有的变音成“ā”或“ǎn”；第二人称叫“尔”，变音为“ng”；第三人称叫“伊”，变音为“gèi”或“dì”。为免除读者阅读的拗口与不便，本书把人称大众化处理，即“俺”，“你”，“他”。另外，有些常用的词语，或与古汉语一脉相承，至今普遍使用，或生动有趣，含义特殊，下文如有出现，而意思不太明显的，就随时解析，麻烦读者诸君，稍加注意。

前天，队长汪惟茂（人称茂师）对嘉伟迁讲，你们一组，要去东乡刚稻了，六个人，你派工，管理好。本组组长是汪廷贵，打砖做瓦是一把好手，常被外地请去做事，人称老砖坯，两个月前，他又去了绩溪县的一个窑场。之后，分到各组做的事，茂师就叫上嘉伟迁，由他临时临负责一下。

去东乡做事，老倌汪廷喜是必叫的。那东乡一带，新中国成立以前，流行血吸虫病，所以人口减少，曾经荒了不少田地。山这边，徽源几个村的人家，就去那里买便宜的田地，像汪廷喜，擅长烧煤灰，就是用石煤烧石灰，积了点钞票，赶快去买了两亩水田四斗旱地，可莫种几年，解放了，那东乡的田地，反成了他家高评成分的依据，划为了中农。公社化时，一大二公，吃大食堂，许多人认为，就要共产主义了，少种些田地，也有得吃，就不要东乡的田地了，给当地的大队、生产队吧。村里几个队，都这样

做了，唯有汪廷喜死活不同意，讲，田地是务农的根本，不能丢，就要种。当他再赶去东乡时，对方生产队，已把收回的田地种上了。他千讲万讲，才要回了三坵水田，共一亩二分。真古怪，他原先四十多岁，这时候快六十岁了，每年春上，要提前一日，他牵只牛，到东乡搞田，犁、耙、秒一个人来，第二天，人家挑秧去，他一起种了再回头。种的早中稻，管水是托了那本地人，零碎（家具、农具等）也存放其家中，一年给几块洋。耘田、下肥，他一个人去，而刚稻，必定有他一个，不叫他不行的。他总是记着东乡的田地，不晓得什么时候，“东乡老信”的外号就叫开了，之后，大家嫌四个字长了，就干脆叫“老信”。久而久之，他也默认，也应答的。

通知老信时，方世炎经过，他听见了，非去不可，嘉伟迁不能不答应。这人鬼头鬼脑，为人促狭，别看人长得瘦削削，总想到外头打野食吃，外号“世炎鬼”。

再叫小法。他大名吴元法，生来瘦小，“小法”被叫出了名。他老子吴正东，在外头烧窑，肺结核严重，几年前大吐血，呛死了，留下他的奶清孝孃、姆妈正东嫂、两个弟元泳、元潮，老弱病残，家里很穷。他才十六岁，可肯吃苦，有工分的事，嘉伟迁就想到了他。

还叫了堂哥汪嘉旺。他从小胖呆呆，小名“大呆”，他的老婆江春花自然成了“大呆嫂”。他是木匠，正好要去帮人家做事，大呆嫂讲让她去吧。有个女的，索性再叫一个，就跟方凤瑛讲了；去两个女的，也有个伴吧。下午三点半动身时，凤瑛莫到，代替她的，是吴月季。

有了吴月季，嘉伟迁一路上讲讲笑笑，讲不出的兴奋。出村，朝东北走，进小坞，上前山，回转西南方，走山降，翻山坳，到紫金山，往西去东乡，往北是绩溪地界。下岭几里路，有人家的，转进一个山湾里，来到那三坵小田，天已昏暗。开始刚稻后，反而慢慢亮些，大半个月亮老高了。全部收拾好，十一点多钟，大

家坐在人家墙脚下，靠着稻草休息。各人端出半夜餐，有菜馕、豆黄馕、番芋等，嘉伟迁是买了一斤饼干，互相交换着吃，接着都困着了。后来，是小法把嘉伟迁叫醒的，讲世炎鬼和大呆嫂已走了好一歇。天亮还早，可挑粮食要集体行动，顶起码得两人一组。老信讲，俺和小法一老一小，在后头要慢些；伟伟你和月季一组，上前吧，看看能不能赶上他们两个；到岭头亭等，一起下山。

进村天微微亮，称了谷担，嘉伟迁也有一百一十三斤。刚稻工分不多，一亩田三十分工，一亩二分田，三十六分，每人六分。挑工一百斤十分工，总算起来，他有了十七点三分工；一个下午，加一夜，不少啦。

嘉伟迁生在小徽山，长在小徽山，原本是农业户口。老子汪惟昌，在县城工作，是徽州粮站的副站长。十年前，他的姆妈生病，不幸去世。按政策规定，丧妻的，可以带一个子女，把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这样，老子就把他，随迁在身边，并让他进了徽州中学，上了一年初三后，学校里试办高中，他被推荐上了，又进了两年。

高中阶段，他积极要求上进，带头学习雷锋，不断寻好事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一发出，就主动买来《共产党宣言》等六本书，啃起马列主义的原著，并写了几篇心得体会，得到政治老师的赞赏，轰动全校。恢复校团委后，他很快被发展为团员，多回被评为五好学生。

1972年春，高中毕业，他必须下乡插队，原来定在黄山脚下。老子考虑到他体质差，人消瘦，插队地点苦，生活习惯不一样，而老家有爷和姐，于是就寻关系，要照顾，让他回了小徽山插队。

过了几年的县城生活，嘉伟迁虽然开了眼界，可原本就循规蹈矩的他，迁心不改，迁性照旧。到了农村，他的政治热情特别高涨，对一切政策指示、公开报道及内部传达，坚信不疑，积极

紧跟。报刊上、广播里，经常宣传先进知青事迹，他以此为榜样，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待人处事，他温和谦虚，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百姓疾苦，经常帮人做事。他心中有数，家里成分是中农，自家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必须比贫农子弟多！所以，接受队里的派工，任何事都做，体质差也不叫苦，越是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家的考验。遇到困难，还真的默念着毛主席语录，要在最高指示的指引下，一定把它解决。

刚来农村的几个月，嘉伟迂豪情满怀，热血沸腾。日里艰苦的劳动，他坚持下来了；夜里浑身酸痛，使他的心慢慢冷了下来；自从姐出嫁、爷去世后，漆黑的夜里，他更感寂寞难熬。开会，或去记工分，或在别人家嬉，他算是比较开朗的，而回到家里，黑暗和清冷，包围着一个寡人，钻进的被窝，也是冰冷冰冷，毫无生气。有时候，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他也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表决心时，都讲在农村里，要好好改造自家，经过艰苦劳动的磨炼，做到脱胎换骨。可就算家庭成分高点，是中农，自家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学到中学，接受的都是革命思想的教育，再要改造什么，真也讲不清。当然，心底的想法，不能跟外人讲，连日记上都不写半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刚到队里做事，他的工分定额为八成，下半年群众复议，都讲他不错，改为八成半。去年是九成，今年理所当然，像大男子汉一样，十成，比大部分妇女还高。

平日里，他发挥自家的特长，写广播稿，出黑板报，组织青年开展学习、宣传、文娱等活动，在生产队、大队以及一些公社干部中，影响都很好。前年夏天，生产队的老出纳因病去世，队长茂师叫他去，要他暂时接过出纳事务，不曾想着，这一代理，就莫再找其他人选，他就成了队里的出纳。又几个月后，上级决定，恢复各大队的团组织，他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



1973年，开始全面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大队党支部决定，要他参加推荐评议工作。那一年，许多地方都在尝试，把考试和推荐结合起来的。他也出了一些题目，对回乡两年以上的高、初中毕业生，进行了书面考试。三队的潘华有，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考试成绩顶好，群众评议也不错，大队里自然把他推荐上去，可公社报县时，却莫他的名字。后来才晓得，前山大队的一个知青，走了公社某领导的后门，进了天津的一个大学。隔了点日子，有招工名额，潘华有托了人，多回跑公社，后来去了马钢，当了产业工人。这对嘉伟迂触动不小，领导关系很重要啊，可自家与公社领导，莫一个亲眷朋友！只有时时注意点，不能给他们留下不良印象。

小时候，他努力学习，就是想不断升学上去，成为一个大学生。虽然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升大学了，可党和政府，还是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近几年，大中专又开始招生，这是建设祖国的需要，这是未来发展的需要。只要有推荐，只要招生，就有希望！当然，必须更好地表现，要被组织和群众推荐上去。于是，他照样积极参加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而团员青年的活动，也开展得更多。可以讲，他对上大学的无限向往，却从来莫变过，他一直在努力、奋斗，想通过上大学，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本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最大限度地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前些日子，今年的招生开始了，几个队推荐了他，大队一些干部也倾向于他，眼看有了希望。可五队的初中生吴正明，凭空冒出个后台，那表舅舅林志立，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人家出面做了工作，他硬被公社里通过，报去区县，据讲定在屯溪卫校，录取通知书就要来了。

自家被刷下来，希望破灭，唉声叹气几日，嘉伟迂挺起来，决心更要好好表现。



这时候，屋外有响动。“嘣咚、嘣咚”，有人下了牛栏栅。“哞——”，牛长叫一声。“嗨——”，人的赶牛声。“哒、哒、哒、哒”，牛被牵走了。

隔壁是条小路，那边有几个低矮的猪栏、牛栏。前年回家后，他在这边墙上，打了一个窗户，按上玻璃窗户门，房间里亮多了，下头摆桌凳，可看书写字。不过，外头空气不好，窗户门几乎不开的，挂着一个窗帘，破被单做的窗帘。

“当”，堂前的自鸣钟响了一下。是一点，还是一点半？看看手表，一点三十八分。钟慢了，再开发条时，要拨拨。这手表，红星牌，合肥手表厂出的，半年前，端出两年分红积下的钞票，才三十六块，老子添了四块，才托人买来。讲实话，不是为了现宝（炫耀），而是大队里经常开会、搞活动，生产队里经常外出，要到处跑的，有个能看时间的，方便些。

眼睛有点酸痛，困吧，可一夹着眼睛，晃来晃去的，是吴月季的一些画面。昨天夜里，跟她有比较近的接触，确实实地，闻着她身上的香味。嗯，是好闻。

刚第三坵田，俺感到吃力，腰部酸痛，腿脚酸痛，索性跪下来，拼命往前刚，还是落后别人几行。吴月季发现了，就加快速度，往俺这边多刚两棵稻。俺刚过去，她刚过来，人快相黏时，碰巧吹来一阵风，夹着一丝香气，从她那边飘过来。难道这就是人家讲的，一个香女的气味？不管是真是假，闻着一下，像打了强心针，顿时有些劲。

谷担挑到小村庄，在人家墙下，铺上稻草，大家坐下，吃了半夜餐，靠着困觉。月季在旁边，她先困着，人朝俺靠斜过来，头搭到俺的肩膀上。这回香味明显，俺激动着，可不敢动，既怕弄醒了她，更怕引起她的反感。俺整个人僵化了，手脚一点动弹不得。幸好睏困虫（瞌睡虫）及时来到，俺也熬不住，困着了。